

臧克家

泥土情深

樂梅健
張堂錡
策劃
錢錫生
陶中霞
著

文史出版社印行

錢錫生 陶中霞 著

中國現代文學
名家傳記叢書

泥土情深——臧克家

張樂梅 健
堂錡

策劃

文史哲出版社 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泥土情深：臧克家 / 錢錫生,陶中霞著.-- 初
版.-- 臺北市：文史哲，民 93
面：公分.-- (中國現代文學名家傳記叢書;13)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549-544-6 (平裝)

1.臧克家 - 傳記

782.886

93001980

中國現代文學名家傳記叢書

樂梅健·張堂錡策劃

泥土情深：臧克家

著 者：錢 錫 生 · 陶 中 霞
出 版 者：文 史 哲 出 版 社

<http://www.lapen.com.tw>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五三三七號
發 行 人：彭 正 雄
發 行 所：文 史 哲 出 版 社
印 刷 者：文 史 哲 出 版 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政劃撥帳號：一六一八〇一七五
電話 886-2-23511028 · 傳真 886-2-23965656

實價新臺幣二五〇元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2004)二月初版

著財權所有·侵權者必究

ISBN 957-549-544-6

書系緣起

張堂錡
樂梅健

早在一九一四年九月二十三日，胡適就在一篇題為〈傳記文學的日記中，提出了現〉代「傳記文學」的概念，後來經過多方研究中外傳記，他認為，傳記是中國文學裏最不發達的一門，因此大力提倡傳記文學的寫作，胡適自己就寫了最早的一部現代自傳《四十自述》，而且還陸續寫作了四十餘部（篇）為他人立傳的作品，傳主包括老子、吳敬梓、張季直、丁文江等。透過胡適、郁達夫、朱東潤等人的理論開拓，不論是自傳或他傳，在五四新文學運動之後開始大量湧現，較為人熟知的就有沈從文的《從文自傳》、郭沫若的《沫若自傳》、謝冰瑩的《女兵自傳》、郁達夫的《達夫自傳》、巴金的《片斷的回憶》，以及聞一多的《杜甫》、吳晗的《朱元璋傳》、朱東潤的《張居正大傳》等。這些作品，使中國現代傳記文學的發展逐步臻於繁榮與成熟。時至今日，傳記文學已是現代文學中不可忽視的重要文類之一，各種思想家、文學家、政治人物、社會名人的自敘、自

述、回憶錄、懺悔錄、大傳、小傳等，早已充斥於書肆，流行於市井，有時甚且拜名人效應之賜，成為一時之新聞熱點。如果暫且不論質量，而以數量之可觀來看，胡適當年「最不發達」的感慨，於今看來實已不可同日而語了。

不過，如果撇開往往只有「傳記」而無「文學」的政治、社會名人傳記，而以文學家、思想家為對象的文學傳記其實不能算多，若要進一步談到優秀與上乘的現代文學傳記那就令人不盡滿意了。所謂「優秀與上乘」，以胡適的話來說，就是必須做到「紀實寫真」的真實性，「給史家做材料」的史料性，「給文學開出路」的文學性，而且「應該有寫生傳神的大手筆來記載他們的生平，用繡花針的細密工夫來搜求考證他們的事實，用大刀闊斧的遠大識見來評判他們在歷史上的地位」（《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序》）；若以郁達夫的觀點來說，則必須「記述一個活潑潑的人的一生，記述他的思想與言行，記述他與時代的關係」，「應當將他外面的起伏事實與內心的變革過程同時抒寫出來，長處短處，公生活與私生活，一顰一笑，一死一生，擇其要者，盡量來寫，才可以見得真，說得像」（《什麼是傳記文學》）。要符合以上的標準並不容易，但所有的傳記文學寫作者不妨以此為準繩，筆雖偶不能至，心卻大可嚮往之。

一切的文學都是人學。人，是大地上最動人的風景，也是文學世界裏的中心視野。傳記文學之有趣味，有意義，就在於能將一幅幅動人的生命風景鐫刻於歷史的長廊中；但傳記文學的富挑戰性、困難度，也在於人的複雜、多面、變動與深刻，即使有生花妙筆，都不一定能完全掌握傳主的精神、思想與心靈面貌。很多時候，執筆者本身的生命氣質、思想見解、人生歷練與情感投射，與傳主間的互動、感應與啓發，才是一部傳記文學作品能否得其真、傳其神、見其美的關鍵。因此，一部好的傳記作品，既要能顯現出傳主不凡的思想歷程與生活樣貌，同時也要能表現出執筆者過人的見識與文采，也就是說，一部傳記文學作品所激發、闡釋與揮灑的應是兩個生命的精華，從這個角度而言，閱讀傳記文學實在是「物超所值」、收穫加倍的選擇。當年胡適的大力提倡，今日看來也還是真知灼見。

基於以上的想法，我們在文史哲出版社不計盈虧的支持下，策劃推出了《中國現代文學名家傳記叢書》，自二〇〇一年元月出版《冰心傳》起，陸續出版了郁達夫、曹禺、巴金、朱自清、周作人、錢鍾書、林語堂、梁實秋等多部文學名家的傳記。我們明知市面上已有其他相關的傳記書籍在流通，但本著提倡傳記文學的使命，以及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增添一分力量的理念，我們仍決定在這個系

列叢書上持續深耕。令人欣慰的是，叢書陸續出版後，得到了許多讀者與研究者的好評與肯定，而這主要是因為執筆者都是這些文學名家的喜好者與研究者，他們出色的文采與深刻的洞見，使這些傳記煥發出閃耀動人的光華，也使這些傳主的生命在傳記文學裏重新又精彩地活了一回。這些撰稿者中，有的是望重士林的學術前輩，有的是銳氣十足的年輕學者，沒有他們的協助，這套叢書根本不可能問世。為他人作傳本就不易，何況是為現代文學史上熠熠耀人的知名作家寫傳，其間的艱苦就更難與人言了。身為主編，我們真是非常感謝這些參與撰稿工作的前輩們與朋友們。

出版市場的不景氣已是人人皆知，學術書籍的出版有時一波多折，有時胎死腹中，更令寫作者不勝歎歎。寫書容易出書難，出書容易賣書難，解嘲背後其實有著難言的苦辛，而這套叢書何其幸運在兩年內出版了十本，後頭還有多本陸續出版，每思及此，便不能不由衷地對文史哲出版社彭正雄社長的道義心腸、文化襟抱深深感到敬佩。這套書為現代文學開了一扇窗，為兩岸交流搭了一座橋，如果有更多的讀者願意來探窗、渡橋，那就更是美事一樁了。

泥土情深——臧克家

目 錄

書系緣起.....一

第一章 馬耳山下的少年.....九

一、戀童年.....一〇

二、自然之子.....一六

三、發蒙讀書.....二一

第二章 青春學子.....二五

一、超然台下.....二五

二、新舊對峙.....三一

三、學作新詩.....四〇

第三章 初涉人世的壯志……………四九

一、從軍武漢……………四九

二、流亡天涯……………五九

第四章 在青島找到了「自己的詩」……………六七

一、新詩引路人……………六七

二、師從聞一多……………七三

三、苦心吟詩……………八三

四、出版《烙印》和《罪惡的黑手》……………八九

第五章 臨清——生命中的黃金時代……………九九

一、教書樂……………一〇〇

二、運河岸邊的歌唱……………一〇四

三、曇花一現的《避暑錄話》……………一一〇

四、告別臨清……………一一一

第六章 在戰火中高歌……………一一七

一、走進烽火歲月……………一一七

二、戎裝的詩人·····	一二〇
三、軍人之友·····	一二六
四、感情的野馬·····	一三一
五、家書抵萬金·····	一三六
六、無情的放逐·····	一三八
第七章 重慶生活·····	一四一
一、又一次碰壁·····	一四一
二、泥土的歌·····	一四三
三、生命的秋天·····	一四七
四、兩首特別的敘事詩·····	一五三
五、尷尬的勝利·····	一五六
第八章 在民主的浪潮裏·····	一六三
一、真誠的讚頌·····	一六三
二、尖銳的呼喊·····	一六七
三、痛悼聞一多·····	一八〇

四、請客	一八二
------	-----

五、離亂的生活	一八四
---------	-----

六、編輯生涯	一八九
--------	-----

第九章 放歌新歲月	一九五
-----------	-----

一、定居北京	一九五
--------	-----

二、匯入同聲合唱	二〇〇
----------	-----

三、臧克家與《詩刊》	二〇五
------------	-----

四、病室裏的陽光	二〇九
----------	-----

五、高歌憶向陽	二一五
---------	-----

第十章 世紀老人	二二一
----------	-----

一、深情懷故人	二二一
---------	-----

二、新詩舊詩我都愛	二二五
-----------	-----

三、白髮童心	二二七
--------	-----

四、結語	二三二
------	-----

參考書目	二三七
------	-----

第一章 馬耳山下的少年

一九〇五年十月八日，在山東省膠西的諸城縣臧家村，誕生了一位男孩，他就是日後被譽為「世紀詩星」的臧克家。

臧家村是膠西一帶極其普通的鄉村，它是一座土嶺，就像是從平原大海裏湧出的一尊小孤島，岸然、倔強地睥睨著周圍莽莽的土地。村裏五六十戶人家，姓名各異，除了臧姓，全是窮得冬不見棉、春不見糧的貧農，生活非常悲慘，臧克家後來在詩中形容他們「窮得上吊找不到一條繩子」。在村邊，有一條「西河」，河水日夜不息地汨汨流淌，夏天時，河裏漲滿了水，那是孩子們垂釣玩耍的樂園。在它的南面，有兩座著名的山峰，一是馬耳山，一是常山。馬耳山因形似馬耳而得名，宋代大文豪蘇軾在擔任密州知府時曾寫下「試掃北台看馬耳，未隨埋沒有雙尖」（《雪後書北台壁二首》）的詩句，村子裏的人一推開家門，就能看到這座形狀奇特的山峰。臧克家後來不止一次地把馬耳山寫進他的詩中，馬耳山是他少年時

期的親密伴侶，也是他離開家鄉後回憶故土的念物。

一、戀戀童年

臧克家的家族是村裏的大戶，他的曾祖父臧俞臣，是清朝同治年間的舉人，曾任山東聊城縣教諭。他的祖父臧著儀，是清朝光緒年間的舉人，曾任大理院錄事。他的父親臧統基，由於清朝在一九〇五年廢除了科舉制度，沒有趕得上在科舉場上取得功名，但也畢業於濟南政法學堂。臧克家就出身在這樣的書香門第家庭。

家族帶給他的影響，一是在他五六歲時，他的六曾祖父、祖父和父親都參加過辛亥革命，這使他的血管裏從小流淌著的就是熱愛自由、不畏強權、反對封建的血液。六曾祖父臧濟臣是清朝同治十年辛未科殿試第二甲第九十名進士，殿試後又被點了翰林，榮任過侍讀及湖北提學使等官職。但他卻有一股與生俱來的傲骨和行俠仗義的肝膽。有一年諸城鬧災荒，農民打著「臧」字旗造反搶糧，這件事本來和臧濟臣沒有關係，但他卻被當地的縣令參了一狀，慈禧太后一怒之下，革去了他們一家的全部功名。性情耿直的臧濟臣自然不服氣，辛亥革命發起時，他就和家人剪去了辮子，憑著一時義氣在縣城上插起了革命的大旗。但起義很快被清政府所鎮壓，臧濟臣爲了躲避追捕，戴著假辮子，帶著全家老小流亡到偏僻的山村。那時，

親朋們對他們唯恐避之不及。臧克家的父親也參加了這次起義，後在清軍圍城時，他撐著一把雨傘，從城樓上跳下去，結果跌得口吐鮮血，從此臥病不起。幸虧清朝很快滅亡，臧家才避免了大逆不道、滿門抄斬的厄運。臧克家很小的時候就在家中的破書堆裏發現了家人革命失敗後的流亡日記，他被先輩不屈不撓、反抗強權的精神所感動，同時也將正義的旗子樹立在自己幼小的心田。

另外一個影響是他的祖父、父親都非常喜歡詩歌，他們把詩的氣氛帶給了幼年的臧克家，培植了他對學詩的興趣和愛好。臧克家的祖父雖是個不苟言笑，沈默寡言的人，但他卻非常喜歡吟詠古詩，特別是喜歡白居易的詩。有時，他會放開喉嚨，用熱情洪亮的聲音朗誦白居易的《長恨歌》和《琵琶行》，這時他就像變了一個人似的，表情隨著詩歌內容的變化而變化，熱情隨著感情的投入而豐富。臧克家聽著祖父的朗誦，經常會有一種莫名其妙之感，他的一顆小小的心被祖父愛詩的熱情燃燒著。祖父不僅自己吟詩，還經常指導臧克家和一位比他年長兩歲的族叔一起讀詩，如「打起黃鶯兒」，「床前明月光」，「少小離家老大回」，「黃河遠上白雲間」等，成為他最早的詩歌啟蒙老師，當他學著祖父的調子吟誦「自君之出矣，不復理殘機……」的相思詩，或是朗讀「居高聲自遠，非是借秋風……」的詠蟬詩時，他可以把這些詩背得滾瓜爛熟，雖然不是很明白其中的意思，卻能夠感覺並喜歡那抑

揚頓挫的音調和節奏。祖父自己也能寫詩，有一次，十多歲的臧克家愛上了一個鄉村姑娘，爲此痛苦得死去活來，祖父知道了這件事，但他卻不點破它，而是從抽屜裏拿出自己寫的一首詩遞給臧克家，上面寫著這樣的詩句：「青蠶棲綠葉，起眠總相宜，一任情絲吐，卻忘自縛時！」他用自己人生體驗寫就的詩歌告誡陷入情網的孫兒。祖父還寫著一手好字，並喜歡在每年春節臨近的時候寫春聯，這時臧克家就邊幫著祖父按紙，邊看著祖父寫字。這些門聯都是古人的詩詞佳句，如「花似解語誠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水能澹性爲吾友，竹解虛心是我師」，「萬卷藏書宜子弟，十年樹木長風煙」等，這些都潛移默化地薰陶著他對詩歌的興趣，成爲他日後走上詩歌創作道路的最早的根芽。

臧克家的父親臧統基是個情感熱烈、多愁善感的人，他對每個人都是親切善良，別人不論關係親疏也都對他很好。他的氣質帶有一點神經質，天生和詩接近，年輕時愛好詩歌，經常寫詩，還喜歡結交女朋友，拋灑熱情，沈醉於愛情中，但他的感情和他的身軀一樣地纖弱。當他參加起義失敗後，不幸受了重傷，後又染上肺病，只能一年四季躺在不透風絲的病房的炕上，連轉身的力量也沒有。即便如此，他還繼續讀詩、寫詩，並給自己起了一個風雅的名字：紅榴花館主人，和他的起名爲雙清居士的族弟結成詩社，兩人天天在一起，沈溺在詩歌創作中。當他用顫抖的聲音吟誦自己和族弟唱和的詩句時，有時詩還沒讀完，蒼白的臉上就

泛起紅色，一陣強烈的咳嗽後，一道道血絲就從口中吐出。臧統基和族弟不但相互觀摩切磋、讀詩寫詩，還敢於和另一個村莊一門三進士的尹家子弟賽詩。臧克家小時候常常能聽到他父親吟誦自己詩歌時那顫抖的聲音和略帶傷感的調子，這些詩歌抒發了他父親對人生和世界的認識，後來還曾編成一本詩集《霜光劍影》，雖然沒有出版，但父親以詩爲生命的思想、感情和性格卻深深地影響了臧克家，臧克家後來回憶說：

我，就是父親的一幀小型的肖像。我是他生命的枯枝上開出來的一朵花。他給了我一個詩的生命。那時節，我還不夠瞭解詩，但環境裏的詩的氣氛卻鼓蕩了我蒙昧的心。

——《我的詩生活》

除了祖父、父親之外，庶祖母也是培養臧克家文學興趣的啓蒙老師。她是本村貧苦人家的一個女兒，二十歲左右來到臧家，由臧克家的祖父教她認字。她非常聰明，是一個多才巧嘴的人，雖然沒有受過教育，但卻富於文藝天才，非常擅長講故事。臧克家八歲時就沒有了母親，而庶祖母就像是他的保姆，陪他玩，陪他睡，有時給他講《聊齋志異》、《水滸傳》、《封神榜》等古典小說一類的故事，有時也講一些民間的故事，如仙女與凡人戀愛的故事，後者往往都是悲慘的結局，常常引發他的傷感和眼淚。他有一次偷偷地從曾祖父的枕頭底下的錢包裏，掏了一張一吊錢的紙幣，央求別人進城時買了一部有插圖的石印本《西遊記》，

從此就老是拿著這本書請庶祖母給他講其中的故事。庶祖母雖然識字不多，但也能磕磕碰碰地把書上的字念下來，她給他講花果山和水簾洞，孫悟空大鬧天宮，一個跟頭十萬八千里，使臧克家對孫悟空羨慕得不得了。庶祖母給他講的一個《封神榜》中的故事也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李太白醉草回蠻書」，講回蠻國來了一封書信，但沒有人能認識其中的文字，更不要說寫回信了。唐明皇把李白請來，李白當時已喝得醉醺醺了，但他拿起信來粗略一看，就提筆一口氣就寫好了回信，然後揚長而去……。這是臧克家第一次聽說李白，在沒有讀過李白詩歌之前，他就被李白的才華所傾倒了。

把詩的苗子插在臧克家幼小的心田的還有幾個農民，特別是六機匠和老哥哥。

六機匠名叫王善，他在兄弟六人中排行第六，又擅長織布，故以外號名。他是臧家的遠房親戚，也是臧家的佃農，光棍一條，住的小土屋可謂家徒四壁，除了一張織布機和一把鋤頭什麼都沒有，他沒有自己的土地，種的是別人的田。但他天性樂觀，雖然大字不識一個，卻在門板上貼著「勤儉黃金本，詩書丹桂根」的門聯，門檔上掛著四個字「吉人天相」。他喜歡說笑話講故事，繪聲繪色、活靈活現地把生活中的各種素材變成好聽的故事，因此各式各樣的人都願意到他的屋子裏去。臧克家更是把他的住處當成了自己的家，沒事就往那裏跑，聽六機匠把一個個故事的情節，出奇翻新、添枝加葉地往外倒。有時，六機匠把趕集時從說